

新局长东方上任的当天早上,秘书小亮就接到了主任安排的任务,说是局长明天要到市里开会,给准备个比较全面的文字材料。

正当小亮准备工作时,第一副局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说,下午要参加县里一个重要会议,需要写一个发言,小亮有点犹豫,但一想到人家是单位的权威人物,这个发言无论如何都得写。

下午,小亮刚打开电脑,第二副局长的电话铃响了:“小亮,来! 分管副县长的一个讲话稿要修改一下。”小亮刚想说话,电话被挂断了。小亮本想更快地修改一下,谁知第二副局长这次异常地认真,整篇文章不仅大结构要变,语言气势和力度也要强化,最后还要逐字逐句地推敲。结果,四个多小时一晃而过。

吃过晚饭,小亮心想,总算过了两关。不管怎样,晚上在家必须把局长要的材料写出来。正在他准备打开电脑的时候,第三副局长来电话说,有要紧事,马上到机关来一趟。原来是单位一个老干部去世,要一个悼词,必须加班赶出来。小亮实在熬不住了:“局长要的材料还没有写呢!”第三副局长笑笑说:“以你的水平写个这,还不是小菜一碟,耽误不了你的事。‘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’,今天晚上你就辛苦辛苦!”

小亮无话可说,回到办公室,关掉手机,开始写悼词,写着写着,泪水竟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,是伤心还是委屈,自己也说不清。

写完悼词已是后半夜,小亮洗了洗泪水

·小说·

模糊而又酸痛的眼睛,准备为局长写汇报材料……

第二天一大早,当主任火急火燎地走进小亮的办公室时,只见台灯大亮,电脑处于休眠状态,小亮爬在桌子上呼呼大睡。

小亮被叫醒后,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,羞愧地望着主任说,昨晚我把所有的文字资料搜集好后,实在累得不行,想眯瞪一会儿再系统地整理到一个文档里,没想到一下睡过头了,现在我马上整理。

“局长就在车上等着,现在整理还能赶上吗?”主任发火了,“马上把你搜集的资料全部打印出来!”

当主任心烦意乱地把一沓子资料递给局长时,局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,接着猛地一下关上车门……

望着远去的小车,主任张开的嘴巴半天都没有合上。

送走局长,主任回头大发雷霆,当众训斥了小亮一番。

局长才上任就遇到这种情况,主任心里慌乱不安、无所适从,赶紧和几位副局长商议对策,好给东方局长一个交代。经过讨论,大家一致同意把小亮下放到基层单位,理由是

极度虚弱,急须补充营养。那时,家里缺粮少食更无钱治病,白面疙瘩汤就是给病人的最好待遇。

父亲患病的那年,我考上绛县中学,因家庭困窘被班级评定享受三等助学金,每月 3.5 元的补助,也就是可以入大灶吃饭了。那时,大灶上的伙食虽以青菜为主,但是每天会有一个不太白、二两重的馒头,一个菜团子和一碗野菜汤,基本上能填饱肚子。每到星期六,我都要匆匆赶回家,把我在省下的白面馍带给父亲。至于父亲得的什么病? 既没进过医院,也没请过大夫,待在家里听天由命。

每到周六的下午,父亲总是拖着浮肿的身子,艰难地走出屋外,坐在窗台下,盼望着快要回家的儿子能给他带来几个白面馒头。谁知在第二学期开学时,我的助学金因出身问题被取消,此时家中已无能力让我在学校食堂吃饭,

适合在机关工作,下去好好磨练磨练。

突如其来的变故,一下子让小亮懵了。平日里,人们习惯称呼他“小亮”,其实小亮年龄并不小,快三十了,某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,考上公务员在局机关从事文秘工作。眼愁着单位的人一个个一茬茬莫名其妙地被提拔重用,却总也没有自己的事。他也曾多次向领导直接提过,但总是被婉转地拒绝,原因是秘书这个岗位很重要,大到局长、副局长,小到办公室主任甚至其他股室长的讲话、总结都要秘书写,还有单位以及系统的宣传工作都是分内之事,稿件质量的高低好坏直接影响着局机关的声誉和各位领导的面子,不是谁想干谁就能干得了的,这个岗位非他莫属。话虽这么说,但小亮心里明镜似的,自己来自大山深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,既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,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。有人曾对他说,老坟没那脉气就不要争竞。随着时光的流失,提拔重用这件事在小亮心中渐渐淡化。如今下基层这件事,小亮无论如何也想不通,倒不是因为怕丢人,而是这口气让人难以下咽。

下午,局长刚从市里回到办公室,小亮就鼓起勇气第一个抢先进去,把一份自己如何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以及副局长和主任

只好加入开水灶,每周三下午回家背一趟菜窝窝,每天开水泡窝窝就成菜勉强度日,可是却断了父亲的盼头,从此再也吃不到儿子给他攒下的好面馒头了。

父亲病中常常喊叫要吃葱花调旗子,可是每次都让他失望。刚强的母亲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与央求的眼神,只好拉下脸面,东凑西借,给他做上半碗,可怎么也满足不了他天天想吃的奢望。

1964 年 3 月 16 日晚上九点左右,绛县中学的教室里,白炽汽灯把教室照得如同白昼,同学们都在静心地上晚自习。这时,教室的门被轻轻推开,虽然声音不大,但是班主任的来临,还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只见他环视了一下全班同学,突然把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。当班主任向我走来的一刹那,我的心怦怦直跳,一种不详的预感涌上心头。

“中岳,收拾一下跟我来。”老师轻轻地说。

我忐忑不安地跟在老师身后,刚踏进班主任的门坎,一眼看到本家族叔坐在那里,从他那严肃深沉的脸色中,我全明白了,顿时颤抖地快要站不住了。

族叔看着我紧张的样子说:“你爸只是想你了,回去和他说话,没事的。”我知道这

准备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材料递给了局长……

次日上午,正当小亮收拾东西准备接受处理的时候,主任突然通知全体机关人员马上到会议室开会。

东方局长严肃地说:“昨天,我到市里开了个会,重点是解决单位存在的‘四风’问题。我才到这个单位,对许多情况不了解,希望大家发表意见。”

发言从副局长开始逐一向下进行下去。结果大出局长的意料,发言不是隔靴搔痒就是蜻蜓点水,没有一个涉及到实质内容。

“既然这个话题无法深入探讨,咱们干点别的。还有两个小时下班,每人写一篇 1500 字左右的个人年度工作总结。”局长讲完就坐在那里,俨然一个主考官,没有任何通融的表情。

下午,主任又通知开会。局长拿着一摞子工作总结郑重地说:“利用午饭后这段时间,我翻了一下大家的总结,多数同志总结得还是比较全面的客观的,分析得也很到位,但有少数人的总结确实不像话,通篇就是流水帐,内容乱七八糟,语句颠三倒四。从今往后,局机关撤销所谓的秘书这一职务,自己的总结自己写,自己的讲话自己准备。当然,也包括我在内。散会!”

不久,小亮被提拔成局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,享受副局级实职待遇。

后来,经东方局长推荐,组织部考察,小亮又被提拔到县委任办公室副主任兼督查室主任。

是安慰的话。

出了校门一片漆黑,县城到我村大概十多里路,我们出南门抄近路步入留孟胡同。那时的留孟胡同,杂草丛生垃圾满沟,一片狼藉,也是野兽常常出没的地方。胡同两边是十多米高的土崖,崖下有许多土洞,听说里面全是没主的孤魂野鬼,留孟一带的村民去县城都要经过此地,所以城里的人干脆称其为留孟胡同。

族叔让我走在他的前面,当走近那些窑洞时,忽然有一只像猫似的东西蹿了出来,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,头发都竖起来了。

“不要怕,大胆往前走。”族叔大声说。

出了留孟胡同,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回了家。父亲的遗体放在门板上,脸上盖了一块红布。我揭开红布看到父亲消了肿的脸,更像是一具骷髅头,止不住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。

母亲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说:“别哭了孩子,泪滴到他的脸上不好,你爸走了也好,不受罪了,临了时还念叨着好面调旗子。”

这一夜,我跪在父亲的灵前放声大哭。



养父临终时的奢望

·乔中岳系列散文之六·

